

赵登科 著

悲嘆関中

唐不降志實錄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悲叹关中 / 赵登科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80680-664-7

I. 悲…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5792号

悲 叹 关 中

作 者 赵登科
责任编辑 曹 彦
封面设计 许玉龙
插 图 泾 水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瑞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插页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26 印张
版 次 2010年2月第2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664-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77

热土的歌

赵登科

从西周开始，秦人就以强悍不羁的宏图大略，自励自强，凭借三秦沃野，奠定了“扫六合，天下一”，定秦立国的大业。汉唐之际，关中国脉远运，使华夏伟业臻于至善。没有美丽关中的皇天厚土，就没有历史上周、秦、汉、唐诸十三都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立国安邦。我们从气势雄阔的秦始皇兵马俑那雄伟的军阵，那一个个兵俑鲜活的神态和尊容上，看到了陕西“愣娃”、关中硬汉刚毅、沉勇、果敢、无畏的性格。关中黄土的紫气，使瓜衍淑繁的陕西人办事利索、截脆，不爱绕弯子。执着自信而又豪爽。因此，历史上，陕西人大都好义，任侠，慷慨。当然也积淀了他们性格中易冲动，任性自持，执拗倔犟的一面。

《悲叹关中》围绕陕人秉性，以泾（泾阳）、三（三原）、高（高陵）等县地为背景，以曹家相门之后十几代人努力所创的泾阳首富“曹家裕堂”为主线，书中写了不同历史时代诸县地的陕西“愣娃”、关中硬汉们“一镢一铤都是曲，人生舞台展手脚。春风秋雨磨磋过，留作后人来评说”的故事；也写了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九，发生在以陕西华县为震中的惨烈空前的关中特大地震。写了关中硬汉们抓住了那个历史时代给予他们的苦难与机遇，以“笑踏曲折与坎坷”的胆魄，创造了那个时代风光了数百年的豪门巨富，和不知影响了关中道多少年的“东刘北孟王村曹，不如北山一撮毛”那样的豪门富室；也写了那些曾经创造了令关中皇天厚土自豪和骄傲的豪门富室们的后裔，终因忘记其父辈们的代传世训，瞬间昙花一现的悲剧。“关中黄土硬汉多，天南地北留脚窝。智者英雄成大器，愚者争个两半个，硬的骨骼冷的魄，悲欢离合泪酸涩。”这段开篇词，就是对关中皇天厚土中好不容易长出来的一茬茬硬汉们“花开花落够成色”的真实写照。

我自幼爱听故事。尤其爱听关中道先圣、先贤和那些在地方上多有影响，令人敬畏的父辈们，茶前饭后，或夏夜乘凉时，在街头十字路口，或在老槐下。握着芭蕉大扇，提着青铜水烟袋。坐在青石板上，或蹲在碌碡上。给人们所讲的，他们自认为是对人有教育、有启迪而又令人们可信的那些故事。毋须置疑，这部颇为厚重的书中所集中勾勒出来的部分人或事，就是那些创造人类历史文化，推动历史前进，而又处于社会底层的最普通、最贫寒、也最为聪明的老百姓们，一代接着一代，原汁原味地流传下来的真实故事。

2004 年秋，当我迈着沉重的脚步，从辛勤耕耘了四十年之久的讲坛上走了下来，被诊为脑梗后，觉得似乎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稍愈后，便加快搜集整理这部书稿。为追寻关中道陆离万状多姿多彩原生态的生活韵味，尽力展现关中和事真实自然的诱人气息，又拜访了诸县地先贤、先辈。2006 年正月开始，借着医病，把当年在街头、在老槐树下、及其诸县地贤达为我提供的所闻所想，按照不同历史经纬，以初浅的文字，编织了起来。

我生在美丽关中，怎能忘记母亲般的这块热土？之所以将关中数百年来流传至今的歌咏叹了出来，意在追忆那个历史时代，那个历史时期，陕西“愣娃”，关中硬汉曾经走过的步履的铿锵，曾经有过的青春、激情与才华，及其它们曾经无怨无悔、矢志不渝地为攀登他们心中的那个“王”、那个“狼”，而浓墨重彩打造出自己斑斓奇幻的故事。读者可究折端倪，然万勿追根溯源。因为，这毕竟是小说。

2008 年 5 月 4 日。当我为这部厚重的书画上最后一个符号的时候，我简直如同父辈们当年赶着一头老牛，犁完最后合缝的一犁地，挣得八个劲儿，喘着粗气，刚走出地头，累得似乎走不回来的那头老牛。

我不在乎这部厚重的书怎样地放在中国高雅圣洁的书架上。我只在乎把关中五百年来的不同历史

时代，那些先辈先贤们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这些故事，按照他们谢世前的哪个迫切的嘱咐，如实地还原给读者。值此，我仅以这部厚重的书，向当年那些茶前饭后，在街头，在老槐树下讲故事的先辈们，向那些曾经热心关爱我，着力提供资料帮助我，而早已谢世的先贤的英灵，表示志哀！向那些热爱民族，热爱陕西，生在关中黄土地上的那些朋友，那些同仁，那些同道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世间无有一成不变的生活。自然也无有被定于一尊的书艺。历史经纬跨越之大，书中所记诸方诸地诸人诸事之多。加之从未写过规模这么大的小说。所以，很难不给热心的读者和那些研究小说的专家同道们，留下诸方面缺憾。我热切地期盼着每一位关爱我的读者的公允的批评。

2008年12月16日

于陕西泾阳

开 篇 词

关中硬汉

关中黄土硬汉多，
世训代传务稼禾。
耿直豪爽走天下，
生就侠胆亦磊落。
遇到人间不平事，
笑踏曲折与坎坷。

关中黄土硬汉多，
天南地北留脚窝。
智者英雄成大器，
愚者只争两半个。
硬的骨骼冷的魄，
悲欢离合泪酸涩。

关中黄土硬汉多，
一条硬汉一首歌。
一锄一锹都是曲，
人生舞台展手脚。
春风秋雨磨磋过，
留作后人来评说。

—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魏武帝曹操的后裔曹锋，闻说陕西泾阳是天下县的白菜心，想必在兵荒马乱之中，一定能保住曹家子孙的繁衍。于是，便挑着担儿，带着妻子儿女，从河南许县一路沿门乞讨，走进关中。

走到临潼，身无一文，粮无一粒的曹锋，就被关中沃野平川的风神秀骨迷住了。在熟读经史，又多少懂得点易经的曹锋看来，关中紫气养育着的黄土，虽未必能改变他穷困的命运，但关中黄土地脉深厚，至少可以使他们曹家子孙，平安的生存下来。只要人勤，出头之日，或许不怎么遥远。

不料刚踏上长安地面，时势突变，又兵荒马乱了起来。瞬间，你追我杀，刀起头落，血流成河。

不几天，就饿殍遍野，民无聊生。曹锋一踏上长安地面，就听到了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曹锋是一个在地方上颇识时务熟读史书的学子。他原本想借着求生这个顺路之便，浏览一下长安模样。在大雁塔慈恩寺里，为佛祖供一炉高香，以保住曹门之后。鲜血飞溅了慈恩寺，不能不使曹锋失望起来。无奈，曹锋

只好避退三舍，绕道高陵。

一过渭水，长途跋涉了月余的曹锋，早已是疲惫不堪的了。傍晚时分，好不容易来到了一个村庄。曹锋妻子儿女逐户挨门讨要，却见偌大的一个村庄，门大都开着，只是无有一个人来。“天哪！荒乱战争年代，人只怕早都跑光了！”曹锋想到这里，不能不向一户门首挂着“张府”大红灯笼的高门楼走去。

这家高门楼正想关门的主人，是高陵崇皇一带颇有声望的富商张寿山。在成都经商，慌战中亏了血本。回家多日心情一直不快。一见曹锋一伙人走来，以为歹徒抢他，不由大老远喊道：“什么人？天都黑下了，不想活了？如此胆大？敢来钱家庄张大老爷我的门前！”

“我们是从河南逃命来的。张大老爷，发发慈悲，少给点吃的吧！求求您了，老爷！”说着，来在屋檐下，岂敢不低头的曹锋，就领着一家跪在高门楼下，磕起头来。

张寿山一见曹锋一家全都跪在门前，理也不理。只见他举起长矛，凶恨地说道：“什么？河南人！噢，我明白了。原来是挑担来陕的河南蛋！河南蛋，烧瓦罐，烧到底还是个穷光蛋！知道吗？慌乱年头，老爷我不知多少货物被人抢跑了！我埋怨谁去？这年头，谁他妈的能顾得上谁？哎！去去去！只怪你穷。知道吗？穷命无更改，晚上睡觉把 揣！”

曹锋实在饿得心头发慌，却又不能不忍受着一生中不曾听到过这样的被人侮辱痛骂。只好硬着头皮，边磕头边说：“老爷，看在我妻子儿女份上，就行行好吧！您是救命的菩萨啊……”

曹锋的话不曾说完，张寿山又上前一步，阔脚扬手地骂道：“你这个不识人敬的东西，死皮赖脸跪在老爷门前不走，得是叫花子日尻子，穷气入了骨啦，是不是？不想活了就直说，老爷我会成全你们的。院内几条狗几天都没啥吃了，饿得汪汪叫。好！我就给咱拉去！”说着，扛着长矛，推开朱红金钉大门，走了进去。

曹锋一见这家主人一丝善心无有，面目又是那样的狰狞。他怕真的拉出狗来，只怕就在劫难逃了。于是，曹锋站起身来，便带着妻小，匆忙地离开了这个荒凉刁野而又可怕的村庄。

夜幕全都拉了下来。四周一片漆黑。

两天没有吃东西，这天又在饥寒交迫中赶路的，一滴水未进的曹锋一家，他们在饥饿的死亡在线，无论如何挣扎地呼天喊地，呼爹喊娘，直到天黑，却不曾觅到一处安身的着落。

初来乍道陕境关中，无论秦川风光怎样的秀丽，关中沃野怎样的广袤，然熟读史书的曹锋心里早已有了柳宗元“窗下履棋残局在”和张乔“阑边清洒落花多”的思想准备。天下如此混乱，百姓夜无宁日。自认命苦的曹锋，知道陕西人秉性素来耿直豪放又豪爽。尽管高门楼那主人无理辱骂于他们，甚至要放狗吃了他们。但是，在委屈得不能再委屈的曹锋心中，却无有一点儿责怪关中楞娃之意。他只是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一点儿办法无有的曹锋，只好迈着沉重的脚步，带着一家妻小，在茫茫黑夜中，为寻求曹家子孙的生路，艰难地向着人生地不熟的前方走去。

曹锋沿着崎岖坎坷的小径，走啊，走啊，不知道走了多少村庄。只是沿途大小村庄里，门户大开，却不见大小一个人来！甚至，连一条野狗都不曾碰上！出现在他眼前的惨景，和河南一样，血雨腥风、死尸遍野！曹锋不由傻起眼来：“秦砖汉瓦迁固重，汉室门才数关中”难道错了？曹锋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不由想起了先祖曹丕的《大墙上蒿行》。对眼前这个他无法改变的漆黑的世界，只能“感心动耳，荡气回肠”。

曹锋携带的一家老小，不知走了多少路程，也不知走过了多少村庄。他只觉得实在走不动了，也不知道他走到啥地方。但是，疲惫不堪的曹锋，却没有白走。在他即将绝望的目光前，终于出现了光亮。

黎明前的黑夜，饥寒交替得难以抬步的曹锋，一踏进门来，就昏倒在地。后边紧跟着的妻子儿女，一见此状，不由爬在他的身旁，凄声悲哭起来。

佛晓，正在尊佛打更的老僧，一听门内悲哭声撕心裂肺，匆忙跑了过来。扶起曹锋一看，却见嘴唇干裂，呼吸紧迫，忙唤人端来开水，招呼一家人坐下。

一碗开水慢慢送下肚去，曹锋醒了过来。抬头一看，却见这座幽深得非常的大院，不像一般民宅，又见这位貌若神仙的老僧扶着自己站在身旁，心中一时纳闷，不由问道：“大师大慈大悲，这是什么地方？”

只见老僧合手说道：“阿弥陀佛。这是崇皇寺院。施主从哪里逃难到此？”

曹锋一听到了崇皇寺院，不由精神焕发起来。忙说：“大师大慈大悲。我们从河南逃难而来。”

一声“阿弥陀佛”，两个和尚便抬了一桶开水上来，分别给曹锋妻儿子女盛了一碗。只见那位大师走进西侧斋房，抓了几个干馍蛋，又分别给了他们一家老小。

一顿简餐过后，天色也渐渐亮了起来。曹锋见他的宝贝儿子曹亮饿得好惨，又哭闹起来。便将大师给他的，而他不曾舍得吃下的一蛋干馍，给了儿子曹亮。只见曹锋拿起老碗，一口气饮下三碗开水。接着站起身来，慢步在寺院内转了一圈，又回到大师前问道：“大师大慈大悲，不才终生难忘。请问大师，这，就是崇皇寺院？”

大师合手说道：“阿弥陀佛。正是，正是。”

“大师大慈大悲。不才早听说过，陕西古今崇皇，乃世人仰慕之地。两千多年来，因它所关联的历史人文景观，一直誉为风水宝地。史书记载，汉文帝生养此地，可曾是实？”

“阿弥陀佛。正是，正是。”

“天无绝人之路。我逃难到此不死，真乃是我一生中之绝大幸事。”曹锋想到这里，忙恭礼向大师说：“荒乱之年，大师大慈大悲。救了不才一家，恩重如山。不才身无分文，只能拜谢大师您了。”说着，就尊敬地磕起头来。

大师忙扶他起来，合手说道：“这是佛的旨意。阿弥陀佛。”

曹锋站起身来，却见儿子曹亮一蛋干馍用完，又哭着来向他讨要。无耐，曹锋便尊问大师：“大师大慈大悲。请问还有干馍蛋吗？哪怕，哪怕一蛋半蛋都中……”曹锋说到这里，却见大师低下头去，泪珠就滴了下来。便把他想说而不曾说完的话，全都咽下肚里。

那大师噙着泪花，抬起头来，说道：“施主哪！这多事之秋，战事不断，鸡犬不宁啊！这年头，别说一蛋干馍，就算想啃上几块榆树老皮充饥，只怕寺院前后那些能咽下的，早已被人揭下吃了！阿弥陀佛！”

曹锋听罢，由不得深深地吸了一口冷气，忍不住淌下酸楚得泉涌的泪珠。说道：“大师大慈大悲。难道陕西也像河南一样地苦？”

“别说陕西河南，就算云贵四川，乃至全国各地，不全都一样吗？我们这些佛门弟子，饿死在荒战之中的，谁知有多少？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佛祖再灵应，只怕也难度众生菩提来！阿弥陀佛。”

曹锋听到这里，不由又傻眼得呆立不动。

大师一见曹锋成了这般模样，接下来说：“依佛门之见，施主，想必一家长途跋涉，多日不曾休息了？可否在佛门圣地破寺庵里，暂且歇息一回。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施主不妨先养一家元气。以后日月，可从长计议。给佛祖吃的几蛋干馍，贫僧我全都给你们了。明日一早，你们可在佛祖像下，抓几把观音土先充充饥。倘若出门碰上了好人家，再讨要一点儿来，好赶路啊！阿弥陀佛。”

一粒粉馍未下肚去的曹锋，肚内一时咕咕叫了起来。听到这里忙问：“大师大慈大悲。观音土可曾食用？”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活活的人，不吃一点儿东西，只剩下死了。就这观音土，也是佛门天设地造度众生的。现在看来，只怕为数也不怎么多啊！记住，只能少用，不能多食。我们佛门弟子，不也食此奈何过来了？还有，明天上路时，倘若碰不上好人家，或发现路边的干牛粪，马粪，那怕驴粪蛋蛋，一并收抓在篮子里，以备后用。阿弥陀佛。”说着，大师便让佛门弟子端上一小碟观音土，自己先食用少许，后让其它弟子分别食用起来。

曹锋一见观音土果真能食用，便带着妻子女，向寺院深处的佛祖走去。

二

次日清晨，在崇皇寺院宿了一天一夜的曹锋，不由精神一时振作起来。他们妻子儿女吃了点观音土，喝了些开水。辞别崇皇寺院时，曹锋问道：“大师大慈大悲，救我一家活命。请问大师您尊姓大名？”

“佛门弟子，素来不便向人自报家门。倘若尔后有缘，遇上贫僧，只喊一声‘一凡’是了。记住，佛缔造了世间一切，也造了主宰世界万物之人。天下当今如此不安，人和动物一样地饥荒。难道你不曾听到那首《醉太平小令》？依贫僧看来，想必施主是个颇通经史的读书之人，岂能不晓世界万物平等之理？昔日那些猪狗香餐人拉下的粪便，今日求生之人何那般惜颜地不肯吃马牛拉下的美餐？前边的路，虽则是黑的。但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施主万不可嫌弃路边那些委实难以下咽，而又使人能够生息的马驴粪蛋！阿弥陀佛。恕贫僧我不远送了。眼下战争混乱，多长只眼睛留神才好。愿你们一路平安。”

一凡大师的话，一点儿也没有说错。

曹锋领着一家，出了崇皇寺院，又沿着崎岖的小径，向着泾阳方向走去。

来到异乡的曹锋，沿途经过了西城皇，梦村，姬家等一些在战乱中早已破败不堪的村庄。所到之处，到处是荒野田埂，以及路旁田畔里那些面目不清浑身血痕的不知何时死僵了的人。曹锋领着妻子儿女走了几十里地，又经过了不少的村庄。他不忍走，不忍看；但又不能不忍心往前走，往前看。在曹锋的意识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圣杜甫，想必和他一样在荒乱年代经历了这样简直令人心惊胆颤而又惨不忍睹的可怕情景，才留下了这样传世的绝好诗句。

为了早些到达他日思暮盼着的泾阳，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领着一家，走啊，走啊！直到下午，又走了十多里，经过了几个村庄。非但大小一个人毛不见，而且，竟连一头牛，一只羊，一条野狗，一只鸡鸭。甚至，连他们饥不择食想吃的一堆牛粪，一个马驴粪蛋蛋，都不曾觅到！

直到这时，曹锋才认识到“好出门不如歹在家”。可是，他不知道这句古典的熟语，理由究竟在何方？为什么却常出现在书本中的字里行间？心灰意冷而又饥寒交替得他这个难以支撑六尺男儿身的曹锋，觉得现在追索其理由来，已经实实在在地无有多大必要了。他只觉得，一凡大师，不是佛，却胜似佛；不是神仙，却胜似神仙。因为，一凡大师在崇皇寺院给他讲的那些话，临送他起程时的那些嘱咐，无有一句不是事实。时势动荡不定，上下民不聊生。别说陕西河南，云贵四川。全国各省地，想必一样地兵荒马乱，一样地饿殍遍野！

不知是关中地脉吸引着曹锋，还是关中紫气如此灵应地改变了曹锋的心扉。这个祖居河南的年轻汉子，一踏进关中，似乎就变成了一个地道得不能再地道的愣娃。在他的心灵深处，已经有了关中愣娃对事物判定的那种冷峻，那种直白和那种深刻。他觉得，史书中那些优美得不能再优美的华丽词藻，天方夜谈的太多，忠实结实的太少。陕西愣娃秉性耿直豪放，碰到墙连土担。河南汉子不也一样地耿直豪爽，不到黄河心不死吗？

曹锋坐在路边一个半截砖上，执着地想着，歇息着。他觉得，既然天地不可倒转，河水不会倒流。那么，作为人，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势下，需得镇定，冷静清醒。万万不可，走回头路。尤其是在这样荒战不休的多事之秋！倘若无有主意，精神垮了下来，再走回头路回河南去，说不定不出陕境，一家人的性命全都完了。那么他挨门乞讨这么几个月，走过了这么多州县，竟连天下县泾三原的边边都不曾挨上，他是怎样地保住曹家子孙？又该怎样地向曹家列祖列宗交代？曹锋觉得，无米不成粥。天下县的白菜心泾阳，想必自有其理。于是，他站起身来，领着妻子儿女，又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去。

关中这块秦川宝地，荒战了整整五个年头。可是，胡涂的苍天，竟然无有一场透雨，赐给这块山川秀丽的关中。虽然时值冬末，但是，关中的气候却显异常的干燥、干冷。一阵大风刮来，关中道的尘灰，便喧嚣地飞扬起来。瞬间，日月不明，昏黄漫天。

曹锋携妻带子，迎着袭来的寒风，浑身哆嗦地刚刚爬上一个塄坎，准备在路边这座庙里避风歇息一会儿，再搜寻一些观音土充饥。不料一进庙门，忽听一队官兵由远及近喊杀了过来。

这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娘娘庙。娘娘像身那镶金嵌玉的锦秀泥彩，以及那洁白轻柔的薄纱，早已在荒乱岁月里，面目全非了。曹锋一听喊杀声走近，忙和妻子儿女，龟缩在这尊无一点姿色泥彩的娘娘像后。好大一会儿，这队喊杀着的兵马，终于疾速顺路奔驰了过去。曹锋定神一听，却见四面无声，便颤颤惊惊地掩着庙门，向远方望去。只见昏黄色的尘土，如同战火中的硝烟，笼罩了天空。

曹锋领着妻子儿女，好不容易在娘娘泥像下挖了一些观音土，慢慢咽下肚去。走出庙门，只见遮天闭日纷飞着的黄土，罩得人瞅不清眼前的路。无奈，他们只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去。

尘灰落下，已近黄昏。前面的路，虽则清晰可辨，但是，路面积下的那层颇厚的黄土沫儿，踩将上去，如同海绵一般。曹锋只当是那队官兵飞驰后留下来的尘灰，哪儿知道天气早已发生了变化。从曹锋的脸色和神态看，他似乎把一切仇恨记在了追杀百姓的官兵马队身上，却丝毫无有意识到关中百年不遇的一场大雪，即将来临。

黄昏时分，曹锋一家终于踏上了泾阳地面。在一个名叫花庄的街道上，他们依旧不曾碰上一个人影，却在路边惊喜地发现了一堆干裂得如同油酥饼的牛粪。饿了大半天的曹锋，匆忙弯下身子捡起。解下腰带，弹了几遍，又双手抱在嘴边，吹净了落在上面的尘灰。然后，掰成四块，分给一家吃了。

被残酷荒战折腾得穷途潦倒背井离乡流落荒野的曹锋，虽然觉得这干裂的牛粪不像一凡大师说的那么香甜，但要比起难以下咽的观音土来，却委实地可口多了。好在不远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硝水渠。曹锋喜出望外，忙带着一家走下渠畔，取出破碗，分别饮了少许，便一时浑身舒服了好多。在曹锋的意识里，不管咋说，天下县的白菜心泾阳，比起高陵来，是要好得多了。至少，长途跋涉，而又大难不死的一家老小，终于在危难之中，品尝了

人间救命的干牛粪！

从硝渠饮罢上来，没走二里地，大西北凛冽的寒风，如同刀刃一般地刮了过来。瞬间，天气骤然变冷，空中就布满了厚厚的阴云。刀刃之风还不曾停将下来，只见鹅毛般的雪花，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

曹锋一见纷纷扬扬的大雪，说下就猛烈地下了起来，又见这个松散得颇大的村子四处无人。一街两行的民宅高墙，不是被烟熏火燎，就是东倒西坍。户户门首的猪圈羊栅里，全都空荡荡的。抬头一望，那些槐树枝上杨树枝头筑起的雀巢，被风雪一时大都压了下来，不见一只鸟雀的踪影。低下头去，却见地面上全都白了。这个熟读史书初来陕境的曹锋，面对关中秦地名县如此凄凉的景象，伤感地咏道：

都道关中好，
人杰物天宝。
沃野甲天下，
尊容全非了；
寒舍亦坍塌，
村多人稀少。
圈内没牛羊，
巢里无鸦鸟。

曹锋走着，咏着，叹着。偌大的村庄，被经年残酷的战火破败得竟然觅不到一处他们能够安身的地方。一首小诗吟罢，曹锋便带着妻小，疾步穿过村子，向西奔去。

黄昏时分，时势混乱困扰着的关中，村里村外，愈加显得格外的静寂。

曹锋迈起沉重的脚步，走上一道高坡。抬起头来，向空中望去，只见漫天的雪花，从昏黄幽深的迷宇中，随着刺骨的寒风，簌簌地往下落。曹锋透过暮色苍茫中从天空飘下来的飞雪，又艰难地向前走去。他打算坐在倒下的枯树上歇息一会儿再走，却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村庄。他不由得又鼓起劲来，搬断路边一根椿树粗枝作拐棍，沿着脚下被枯蒿菱草缠绕着的，而又多年来不曾有人走过的老渠岸，一颠一跛地向前走去。偶尔咯吱一声，渠岸边那些多年生长着的，而又无人管的楝树，椿树，杨树，榆树的枯枝碎枝，连同那些积压在枯枝上的玉屑般的雪末儿，随着迎面袭来的阵阵风雪，不时地打落在心急如焚，直奔泾阳的曹锋脸上，头上，身上。

曹锋走到这个村口放下拐棍，向南一望，只见一队“人”字形的大雁从白蟒塬头飞了下来。不知为了什么，曹锋的心情一时愉悦起来。“看来，天下县这块风水宝地真的不错，也真正的够神。虽然不曾碰上一头牛，一只羊，却在多年不遇的大雪中，看到了远方飞来的大雁。”曹锋心里念道着，顺口又咏叹起来：

关中名地泾三原，
乱世依旧少人烟。
绝境求生到此地，
惟有大雁悯穷酸。

曹锋不知他咏叹的对不对，可否经得起推敲？可是，他总想即兴多咏出几句来。不料一转身，却见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头，提着篮子，领着两个头顶留着凉粉碟碟发型的小男孩，正向村南那群大雁停落的荒原走去。“天哪！我终于看到泾阳人了！”

“大爷：您这，是什么村？”曹锋激动地问道。

那大爷一听曹锋口音不对，顾不上回话，甚至连头都不曾想抬：“天下如此大乱，国不国的都保不住，还顾得上他妈的什么村不村的？唉！”说着，那大爷头也不回地领着两个小男孩，迎着风雪，向荒原走去。

那大爷没走几步，却见曹锋一家在凛冽的风雪中瑟立不动，忙回过头说道：“亲人哪！荒战经年不至，贪官中饱私囊。时势混乱不定，百姓个个遭殃。一个山川风光秀丽的关中道，人早都被吓得跑的差不多了，只剩下我们这些死老汉病娃。国家大难临头，家无度夜之米。凭口音判断，你该不会是河南逃难来的？唉！还不快快随我老夫拾些雁屎，保住性命，还等候什么？老夫我七十多了，快入土了，还不曾见过关中道下过这么大的雪。现在再不动手，等雪把荒原封了，想拾些雁屎充饥，只怕就来不及了。”说着，一回头就喊：“牛娃！狗娃！还不快跟爷拾吃的去！”

大自然的生态，会不会往往在人迹罕至，刁野而又寒苦得无人骚扰的岁月里，愈加凸现并还原给大自然。荒

乱之中，这些从远方飞来的大雁，按说，它们是怕人的。是不是它们也和人一样地饥荒起来？为什么它们借着兵多将广，却能迎着风雪，置人于不顾？在凛冽的风雪中，居然和人那么和谐！以至和谐得如同人驯养一般！雪，你下你的下；枯黄的麦青，你吃你的吃；雪地里的雁屎，你拾你的拾。在曹锋的意识里，这幅难得的风雪图，似乎都浓缩在聪明不过的人类整个生存的轨迹中。不容思索，曹锋开了眼界，便领着一家，跟在算吃算拉算换地方的一片大雁身后，一把接着一把地抓起雁屎来。

掌灯时分，远看村庄，一片漆黑，只有村外大雪纷飞的荒原上撒下墨绿得发黑的雁屎依稀可辨。

“篮子都满了吗？”远处的那位大爷问。

“满了。”曹锋回答。

“在我老夫记忆里，这样大的风雪，在关中道，恐怕只有这么一回。看老天这样子，保不准十天半月的下个不停。是这，咱不行再多抓些准备着，防估雁不来了，恐怕咱都得饿死。”

“中”！

三

曹锋领着一家，按照那大爷的指点，弯下腰，伸出已经冻得麻木了的手，迎着风雪，在大雁身后，机械地摸来摸去。直到那群大雁“嘎——嘎”一声飞上了迷茫得灰暗的天空，他们才缩回早已裂出血纹的手，提着篮子，跟在那大爷身后，向村里走去。

韵文溯源，根植关中。从谚语到民歌，民谣，以及戏曲高雅的唱词繁衍，便派生出了陕西乡土气息浓烈的“快板”。

关中黄土应运而推出的“快板”大师起源何代何人？混乱的历史定势，决定了它实在的无法考究。然关中黄土长出的硬汉，他的宽阔的胸怀，耿直豪放的秉性，磊落仗义的侠胆，穷则思变的乐观，决定着他快板中对事物那种独到的直白而又冷峻的陈述。指示曹锋一家跟在大雁身后抓雁屎的那位面目和善的大爷，就是关中道一个令人敬慕的“快板”编演大师。

那大爷姓仇，名有才。祖籍泾阳候旨头。生于元武宗年间。高个头，大脸膛，方下额。浓眉阔口，为人和善。虽未入仕，却也算得上关中道上一个能出口成章的高人。一言出唇，令人叫绝。他记性好，对事物敏感性强，且反映颇快。二十出头，开始说快板。从演译到自编自演。经常赶集市庙会凑热闹。久而久之，便百炼成钢，终于名噪关中各州县地。

仇有才一手领着牛娃，一手牵着狗娃，踩着脚下厚厚的积雪，吃力地向村边走去。一阵风雪袭来，那双被风雪裂开血纹的老手，一时间钻心地疼。只见他缩回了疼痛难耐的手，来回搓磨。搓着搓着，不由他每每上场表演前说的那个自我介绍的段子，又涌出口来——

我有才，关中汉，一生最爱说快板。
有才我，本姓仇，家住泾阳候旨头。
房子破，土地贫，日子过得不如人。
出门做工受可怜，时常打着光脚板。
穿的衣裳稀巴烂，十冬腊月蛮打战。
熬长工，受磨难，财东瞪眼狗脸翻。
出牛力吃猪狗饭，年年落个净打干。

曹锋只知风雪越来越大，只是不知脚下雪的薄厚。踩到哪儿，哪儿就咯吱咯吱地响。他迈着沉重的脚步没走多远，就听见仇有才老先生说起了自我介绍的段子。这个熟读经史，又能咏诗习文的曹锋，从来不曾听到过陕西关中汉子出口成章的段子。仇有才老先生的这段道白，在学堂，在戏场，甚至在中国最高雅圣洁的线装书架上，都很难觅到它的着落。他不知道，也不了解陕西关中“快板”概念是什么，他只是感知到关中“快板”语言洗炼明快，是最朴实无华的通俗叙事诗。每句字数不限，不论平仄，不讲排比对偶，只求押韵。一人表演，众人观赏。在他的潜意识里，虽说关中“快板”的“土气”，决定了它不可能攀上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以及词曲垒起来的“阳春白雪”，可它的丰厚的足迹，亦可上溯到《诗经》的“国风”，和尔后涌出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长恨

歌》等。关中黄土派生出的“快板”，它的忠实、它的平实、它的冷峻、它的直白，无一不都展现出华夏文化文明丰厚的资料。应该说，关中快板是中华民族文学圣殿里一道亮丽的光环。他觉得，仇有才老先生的这个段子，不是高深玄奥的诗文，却胜过高深玄奥的诗文。明捷生动的语言，简直耐人回味。大难不死，可否必有后福？此刻的他，已不在乎了。他只觉得仇老先生此时此刻能咏出这样绝好的段子，想必仇老先生一定是一个关中黄土打造出的关中硬汉一条，一个难得的可敬可尊可佩的乐观人。此刻此地此景的他，所最需要的，则正是和他同命相连的这种凝聚着人性活力的穷乐观。无论怎么论理，要想活，非得学仇有才老先生这种穷乐观精神不可。他想到这儿，便鼓起气力，使着劲儿往前走。没走几步，却听仇老先生又续出下面这个段子来——

实想说，世道变，不料天下又大乱。
官兵前杀后追赶，穷苦百姓无处钻。
战争一打十多年，各地土匪也翻了天。
偷鸡狗来没牛羊，半夜砸门抢婆娘。
各州县令不听告，窑子店里胡 闹。
玩女人，钻赌场，一心想把银钱想。
锦绣关中沃野荒，只有百姓遭祸殃。
尸骨成千又上万，尽都是咱这穷光蛋！
天不收来地不管，除非揭杆来造反。
先打赃官后清算，再捣皇上老儿的殿。
回过头来杀财霸，穷人才能见苍天！

曹锋携妻带子跟在仇有才身后，一路走着听着，听着走着。眼看着他那沉重的脚步实在地走不动了，可是，他听完这个段子，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劲儿，又迫使他一步一步地跟了上去。仇有才老先生前后两段快板，在典籍颇丰的曹锋心灵深处，立马就使他感到“秦砖汉瓦迁固重，汉室门才数关中”这话没错。他抬头一望，只见仇有才老先生已走近村边。凭仇老先生年龄断，保不准自己有他的儿子大。仇老先生能迈着沉重的步子，迎着狂烈的风雪走到村边，我年纪轻轻，岂能落在老先生之后？

曹锋想到这里，不由得鼓起全身气力，踩着荒原中厚厚的积雪，奋力追去。但是，被饥饿得无有一点儿力气的他，终于未能追上仇老先生。

曹锋领着妻小走到村边那座很不起眼的破房前，只见门内早已生好了熊熊燃烧着的大火。

“牛娃！狗娃！你叔回来了，还不快取板凳！”

仇有才一见曹锋一家迎着风雪走到门前，先打发两个孙儿搬凳子，然后接住曹锋手中的篮子说：“你这个年轻人，凭相貌看，还怪斯文的。该不会是河南逃难来的吧？”

曹锋一听仇有才老先生这般确认他，又亲热地扶他坐在一把小凳上，不由睁开疲惫的眼睛，借着火光，把仇有才老先生从上到下，仔细观了一番。却见仇有才老先生不仅身材魁梧高大，仪表面目和善，且又如此精明世俗。初来泾阳的曹锋，一时被仇有才老先生门内这堆熊熊燃烧着的火苗，烤得心里热了起来。只见他站起身来，激动地说道：“仇老先生，前辈您，凭甚断不才我是河南人？”

仇有才把篮子放在房内，哈哈一笑说：“一个‘中’字就够了。你们河南人素来勤奋。说话和陕人一样，从不拖泥带水，哩哩啦啦的。难道我老汉猜错了？哈哈……快上坐，上坐啊！”说着，仇有才就经管曹锋一家坐在门内几条凳子上。

一阵透骨的寒风卷着雪花刮进门来，落在燃旺着的火头上，发出了滋滋的响声。浑身还没烤热的曹锋，哆嗦着身躯，忙上前掩好门户，说道：“仇前辈，不才刚到贵地，就被您老一下子猜中了。您老眼力不错啊！”这个‘中’字，曹锋依然咬音很重。

“哪里，哪里！只不过随便说说。噢，你们先烤火，我给咱准备饭去。狗娃！快给爷抱柴禾去！”说着，仇有才转过身，取下半墙上挂的那个灰兰不清只有少半截不知装有何物的粗布袋子，进后屋去了。

曹锋一见仇有才若大年纪，腿脚不便，这样热情地为他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做饭，一时心里感动，忙让妻子梅英去后屋帮手。

这是关中道一户普通的平民住宅。厢房式样。山墙和背墙均用合墒的黄土夯成。上梢按房的高低，用胡基土坯砌起。在火光映照下，曹锋眼前的这座关中民宅，整个建筑，包括门楼上下，檐墙下的基础用砖，一句话，不

多。兵荒马乱了这些年，加上风雨剥蚀，年久失修，愈加显得这座民宅破损不堪了。

梅英去后屋帮手做饭，其实是在烧开水。

仇有才见梅英进门帮忙，把那粗布袋子放在案头说道：“女子，咱穷人的饭简单。你把水烧煎，把这几个碗抹洗净，饭就熟了。”说着，就转身到前房去了。

荒乱世道，老百姓逃命都来不及，谁有心耕田种禾？走进沃野关中这么些天，看到的不是血流成河，就是死尸遍地。一块能啃的树皮无有，佛门弟子都靠观音土充饥。甚至，连一堆干牛粪都很难觅到！在凛冽的风雪中，领着小孙儿，跟在大雁身后拾雁屎吃的仇老前辈这个四处透风，能飘进雪花来的寒舍里，能有一粒人想吃的粮吗？那么，仇老前辈如何给咱准备饭去？曹锋想到这儿，他怕难为仇有才老先生，便站起身来，到后屋去看个究竟。不料刚起步，仇有才就走了出来。

“看你这仪容足式，不像一个凡夫弟子。饭是现成的，急什么啊？快烤火，烤火。”仇有才说着就扶曹锋坐在离火堆近的一把橛子上。然后装起揉碎的棉花叶的硬旱烟来。

曹锋本是曹门一个满腹经纶而又知恩图报的人。他知道陕西素称天府之地，且处华夏腹部。南有巴山锦绣，北有高原莽莽，秦岭雄踞中腹，关中平原坦荡。但是，他从未来过陕西，到过关中。大难不死他，一见仇老先生这般瞧得起异地逃难来的穷人，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些什么的好。

“仇老前辈，人都说‘南方才子北方将，陕西黄土埋皇上’。依不才看来，此话不妥。那本厚重的《汉书》，不是秦地女辈班昭所著吗？依不才看来，陕西人气旺，心地好，才子不少啊！要不是仇老前辈那两段不寻常的韵文，只怕不才早已冻死在风雪凛冽的荒原之中了。看来，仇老前辈当属关中一介快板编演大师的了。”说着，曹锋烤着火，又搓起疼痛的手来。

仇有才抽着硬旱烟，一听曹锋这般尊他，忙说：“不敢当，不敢当。其实，你的这个看法不错。看得出，你是一个博学而又独见的人。我们陕西，虽不敢说多么灿烂，可历史上西周、秦、西汉、新莽、东西两晋末，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在长安建都，且不说汉末绿林赤眉起义，唐末黄巢起义了。我老了，记不大清了。算来，少说也过了一千年了。在中国诸古都中，古都长安，恐怕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南方才子北方将，陕西黄土埋皇上’说的也是，只是过于偏颇了。《史记》成书的那个司马迁不正是陕西韩城南高门村西龙门寨人！算不算才子？你们河南开封那个生在长安，寓于陕西眉县横渠镇的张载，‘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算不算才子？关中地脉历史文化含蕴厚重，是华夏始祖历史文化文明的发祥地。老夫我算作什么？只不过是关中黄土长出的一条硬汉罢了。”

仇有才说到这儿，拣了根火棍燃着了烟，吸了一口，接来说：“可是，我们这些硬汉在外省地人的眼里，叫做陕西‘愣娃’！其实‘愣娃’这个绰号算是叫对了。‘愣’，知道吗？依我看，‘愣’就是‘冷’。‘冷’和‘硬’是相关着的。关中紫气造就了我们关中汉子硬的骨骼冷的魄，生就侠胆闯磊落，二劲上来震神鬼，阎王拿他莫奈何！懂吗？记住，陕西愣娃的这个‘冷’，不是二，二杆子，半吊子！历史以来，关中硬汉大都耿直豪放，仗义善良，热情好客。我老夫不是这样的人，你能拾雁屎，进我家门烤火？”

曹锋听了仇有才这一段坦诚的话，又回想了风雪中他说的那两段快板。顿时对仇有才老先生敬仰起来：“仇老前辈一席话，令不才我胜读十年书啊！”

“不敢当，不敢当。噢，对了。你姓什么？人老记忆差，转身就忘啦。把他的，你看……”

“不才姓曹，叫曹锋。”

“东汉末年那个‘挟天子一令诸侯’的曹操，你可曾晓得？”

曹锋一听仇老先生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怎样回答的好，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说道：“仇老前辈，时势造英雄。您说的那个‘挟天子一令诸侯’的曹操，正是不才的始祖”

“唉呀，我的苍天！你！你就是曹丞相的后裔？怪道你相貌不凡。坐！坐来说啊！”

这时，只见梅英走来：“大爷，水烧开了。”

仇有才一听水开了，忙去后屋，将那粗布袋中装的炒面，分别抓出少许，放进案头几个碗里。然后，用勺将开水冲在碗里炒面中。“女子！快用筷子搅！饭熟了！”

梅英眼尖手快，不一会儿，几碗炒面糊糊就放在前房一张桌子上。

仇有才挖出一巴巴老碗带雪的雁屎，放在桌子中央，哈哈笑着说：“曹锋啊，天无绝人之路，你信不信？”说着，用筷头指着桌上糊糊和雁屎说道：“这不，我们想吃的，大雁不是为咱早都准备好了吗？别嫌我们陕西人

不近人情，只怪这世道不好啊！招待你们相门之后，只能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是这，先吃些雁屎压压饥，再用这碗稀炒面糊糊灌灌缝子。和我们往常的饭一样地舒服。不信，你们先尝尝，品品。”

绝境逢生，肚内饥咕了半天的曹锋，哪儿还顾得上饭菜的味道？只见他呼呼噜噜，不几下就吃了半碗雁屎，喝完了那碗稀糊糊。饥了一口。他总觉得仇老先生为他的准备的这顿晚餐，似乎比什么饭都好吃，尤其是那碗稀炒面糊糊，简直喷香扑鼻。

“仇老前辈，您这是什么糊糊？咋这么香？”

仇有才一听，又从袋中抓出少许，说：“这，真的这么香？其实，这就是平常骡子、牛、马、驴，最爱吃的黑豆，你知道吗？”

“知道。这年头，您老是咋弄来的？”

“说来话长。”仇有才喝了一口糊糊，说：“去年三月，一队官兵杀进村子。杀猪羊，拉骡马。见漂亮的女子就抢，见不顺眼的，不分老幼就杀。一时村里烟熏火燎，弄得鸡飞狗上墙。有钱人家和那些地方官员，他妈的一个个早都跑光了。年轻力壮的，能逃的都逃走了。那时候我在瀛州执教，一看大事不好，速回村来。按说我儿子儿媳能逃利，不想我儿大牛秉性倔犟，是个孝子。他丢心不下我和他妈，结果被马队抓走了。儿媳被那当官的奸后，一刀杀了。老婆子一见，天塌了下来，一头便碰死在门前那棵老椿树上……”

仇有才说到这里，怕风雪中的糊糊凉了，便端起碗，一口气喝了下去。老泪纵横地接着说道：“我一看大事不妙，忙两手抱起我的两个孙儿，趁着天黑，翻过后院猪圈矮墙，逃出了村。谁知在逃跑中被一个东西拌倒了。两个孙子一时被摔得大哭起来。我双手捂住他们的嘴，低头一看，不像石块，用脚一蹬，却听哗哗地响着往外流。我抽开手一抓，是豆子。按往常，我非得抓完这些豆子不可。可是逃命要紧。于是，我便将所剩的半袋豆子和孙儿一并抱起，滚进了路边一个深坡下。第二天，官兵过后，才发现这是黑豆。

“瀛州塾院也被烧了，书教不成了。儿子被抓走，老伴，儿媳也惨死了。我只能领着孙儿东奔西走，逃难度日。直到十月，地方上稍微平定了些，我才带孙儿回到村里。”

曹锋听罢，酸楚的泪珠不由从眶内涌了出来。妻子梅英，儿子曹亮，女儿曹睿，一时也都热泪盈眶。曹锋一看仇有才老先生伤心起来，忙伸出衣袖擦拭仇有才老先生的面颊：“仇老前辈，从您老那启迪不才的快板看，想必您老是我求生途中最可依赖的乐观人。你方才说过，天无绝人之路。仇老前辈，只要我能坚持着活了下来，说不准往后的日月，还好混些。您无有儿子儿媳不打紧，我和梅英做您的儿子儿媳好不好？”

仇有才擦着泪珠说：“岂敢！岂敢！倘若明日官兵到来，提了你们的人头，我是怎样地向曹门始祖交代？不是我老夫心短。炒面，就剩下这么一点儿，奈何不了几天；况且，远方的大雁，也不可能天天飞来为我们送吃的。再说，这场多年少见的大雪，也不知下到何时。咱不各奔西东，一旦有个闪失，我老夫不是在造孽吗？”

曹锋觉得仇老先生言之有理。同情和理解的心，驱使着他不能再说下去了。他让梅英端碗筷回后屋清洗，然后说道：“噢，失礼了，仇老前辈。请问您这，到底是个什么村？”

只见仇有才又给火堆上续了几根枯短椽，说：“女子，你把碗筷洗罢，带娃们和我那两个孙儿，先在这边房内凑合一夜。火盆什么的，我已准备好了。别嫌弃脏呀乱呀的，好不好？”然后对曹锋说道：“我们这个村，典籍得出奇，神秘的不得了！村名嘛，叫‘候旨头’。”仇有才唯恐曹锋不解，便从火堆中抽出一个火棍子，在地上工整的写了出来。

曹锋一见仇老先生出手不凡，无愧一代名师。凭着自己识文断字的能力推测，这个“旨”字多少与皇上有关。能叫“候旨头”，必有其神奇的来由。

“仇老前辈，不才家道贫寒。虽逃难到此，然对读经究史颇感兴趣。好在您是关中一介博古通今的名师。倘若信任不才，不妨讲出鉴赏何如？”

“好。只要你爱学，老夫说给你便是了。”

四

仇有才一看梅英领娃们进屋内歇息去了，又给火堆上加了些粗树枝。一捅透火心，熊熊大火又燃烧起来了。

曹锋给仇有才递了碗水，问道：“仇老前辈，您这村的得名，可否与皇上有关？”

仇有才喝了一口水，把碗放在桌上说：“岂至与皇上有关？凭你出口这个判断，算老夫我没有看错你。想必你这个逃难弟子，一定是曹门一个满腹经纶的高才。”

“在您老跟前，岂敢，岂敢。我只不过按您的手笔，随便猜猜罢了。”

“好的，好的。曹锋‘秦川秀明’，你听说过吗？”

曹锋洗耳恭听。

“从历史源头看，八百里秦川，久负胜名。尤其关中。既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大西北文化发达的中心和主要粮仓。关中黄土不仅是周秦汉唐诸多皇上安葬的风水宝地，而且，关中天脉浓烈的民风民俗蕴含着的历史文化，空前的考究。不说别的，就其县名村名，局限在泾阳这一块，都值得回味溯源。就说泾阳这个县名，因地处泾河北岸，水北为阳，故称泾阳。至于村庄的命名及其幽深的文化原由，只怕我老夫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仇有才喝了口水，接着说：“比方说，村东北不远处有个村叫‘莫字村’，其实，这个村姓‘莫’的族户多，只是无人读书，故叫‘莫字村’。一个道人路过，说这个村名不雅，有‘无后’之嫌。适逢这个村磨子多，后改为‘磨子村’。不知你们河南村名来由如何？像我们泾阳周边的高家村、刘家庄、孟家店等村名，均以姓族大户多少命名居多，且都沿革至今。”

曹锋一时听得入了迷，不由插话问道：“仇老前辈，照您说的，您这‘候旨头’村一定有惊世的传奇色彩了？”

“不错，我们‘候旨头’，当然有其令人神往的传说，不比‘磨子村’，孟家店那么简单。这个村名，不仅和皇上有关，而且，还牵扯连到插花寺、挡驾桥等许多神秘而神奇的地方。你好好听听，或许对你以后有大用。”

“公元628年，唐发生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杀了太子李建成后，唐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同年八月，高祖被迫让位，李世民便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太宗登基前，在全国物色可作皇后的美女。京都长安，一时忙碌不已。”

“当时富平县内的仁里村有一妙龄女子，然其貌不扬，且患秃疮，为乡人所不齿。一天秃女子外出拣柴，路过一桥口，正好对面人喊马叫，过来一群武士。秃女子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抬头张望，无处躲藏，只好走入桥下。这时马队已到桥头，只是停蹄不前。家人觉得奇怪，喝令寻找隐藏之物，才找出了这个秃女子。卫士伸手要打，家人立马制止。马到桥前停蹄不走，莫非此女应了‘非盗即贵’的传言。那家人想到这儿，便对卫士说：‘民间寒门苦女，不得无礼’。回头问过秃女住址，令其及早回家。”

“秃女子妙龄十八，却无人寻她择配。自叹命薄的秃女，只好住在祖上留下的一座破楼房。不料，她在楼口梳洗那头发痒的稀发，冷不防，头上掉下一个硬壳来，倾刻间一头黑发伸至楼底——这就是‘仁里村’改为‘楼底村’的来历。秃女子顺势在水中一照，不由一惊，哪儿想得到自己瞬间变成眉目清秀，满头乌发的美貌女子。家中二老和兄嫂一时被惊喜得齐声大叫：‘天降洪福，瑞气临门’。四邻闻声拥入院内，齐声恭祝：‘仙女下凡，国泰民安’。风声传到京城长安，凑巧朝廷上下正为唐太宗挑选皇后着急。秃女子落壳成美女的消息传入宫内，大小差官即刻找上门来，一见秃女子果真出水芙蓉，立马宠幸入宫。”

“据说，这个秃女子，就是唐太宗的长孙皇后。”

“啊！原来是这样！仇老前辈，这个故事与您这个村有何关系？”曹锋急不可耐问道。

仇有才见曹锋听入了神，接着说：“长孙皇后入宫时，由三原临履坡北一个村子起驾，后来这个村改名‘起驾村’。入宫之日，迎接队伍，雄伟庞大，日月龙凤彩旗耀日增光，銮驾车轿簇拥数十里，鼓乐之声冲破云天。日当正午，卫队行到泾阳县东一个寺庙前，停銮稍息。侍女为皇后进水，修整金钗帽花，随后鸣锣开道，向南而去。此寺后来改名为‘插花寺’。”

“手捧御旨代表唐太宗迎亲的队伍，行至永乐西北郑白渠的一座小桥，由于銮驾高大，人马众多拥挤不堪，无法通过，大队只能改道前行。这便是‘挡驾桥’的来历。”

“长孙皇后的鸾驾向东南进发，南来迎亲大队经泾河行至永乐南一个村庄，马队在此等候奉旨内官，恰巧与长孙皇后銮驾相遇。此后，该村即名‘候旨头村’。”

曹锋听到这儿，一颗博学而又传承民族文化的才子的心，驱使着他不由得惊喜赞叹起来：

“原来大爷您，是关中道上一个博古通今的高才啊！”

“不敢当，也未必。”仇有才似乎有些严肃了。“华夏民族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茫如大海。即使是天下当今的

什么才子，也未必在人一生短短的几十年中穿透历史，浓缩经纬，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老夫我算得了什么？土都拥到脖根了，能活几天？其实，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典籍，大半根植历史厚重的民间。人民创造了历史文化，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仇老先生这段高度浓缩历史经纬典籍得不能再典籍的精辟论述，使才思敏捷，记忆超人的曹锋心里，豁然开朗。只见曹锋回后屋去又为仇老先生端出一碗水，热在火堆上，说：“这回，仇老前辈，我，真的明白了。真正创造历史文化的，不是万人之上，一言九鼎的皇帝，而是我们这些广大的普通老百姓。”正说着，忽听门外“救命——救命！”一个手提袋子的老人就倒进门来。

仇有才一见倒进门来的这位老人浑身是伤，满脸是血。忙招呼曹锋给老人用水，又令梅英擦拭老人脸部的血。在场的牛娃狗娃曹亮曹睿几个孩子，一时吓得都大哭了起来。

几口热汤入肚，那老人昏沉沉地说：“我没死？不对吧！”

仇有才一见那老人醒了过来，说道：“别怕，老伙计，你好着呢。快说，外边是不是兵马又来了？”说着忙和曹锋为老人包扎伤口。

那老人轻轻摆了一下手，微微睁开了眼睛，低声说道：“我从刘豁村出来，想到三原住一晚。谁知天一黑，我就迷了路。我听后边一队人马奔了过来，紧躲慢躲，都躲不急。被他们顺手砍了几刀，就将我砍倒在路旁。”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现在？只怕早就离开泾阳了。”

仇有才一听这话，忐忑不安的心，一时平静了下来。说道：“我的老伙计凭口音断，你莫非是山西人？”

那老人看了仇有才一眼，默默点头。

“大爷，你是山西哪里人？天下如此之乱，您老年事这么高，为何事来泾？”曹锋又给老人喝了一口水，尊礼问道。

那老人一听曹锋口语和仇有才不一样，觉得奇怪，不由挣扎着抬起头来。却见仇有才和曹锋爷俩，都是那么身材魁梧，都是那么面目和善。他不知道他该向他俩说些什么，他只知道说他此刻应说的话：“爷啊！我真的没死！这天下县泾三原，简直神得奇了怪了，出了格了！人都说我一辈子是个犟熊，从来不信神鬼。嘴硬来了，都敢啃铁锨。我的爷啊！要说年轻那阵，我是那样的硬熊，还算没说错。可如今我七十有三了，死得着的人了，然依旧的嘴硬，从未信过神鬼，服过任何人。这一回啊，总算是我这个老硬熊服了人啦，服了神啦！看来，人的命，天注定。不信，不服，是不行啊！”说着，那老人就合上了眼睛，躺在曹锋怀里。

“大爷，您此话怎讲？”曹锋不解问道。

那老人挣扎地靠着曹锋坐了下来，慢慢地说道：

“我看你爷俩都是好人。泾阳这块仙风道骨。保不准是华夏的心脏。不然，她不会那么神，那么奇啊！”

“老夫我姓杨，名忠孝。祖籍山西杏花村。传宗接代多年，以酿制汾酒为生。哪儿山青水秀，酿造的酒，如同泾阳朱家的绝活肉夹馍，生意甚好。于是，二十多年就攒了十几瓮银钱。天下大乱后，为使家安全，便将十瓮银子趁着漆黑的夜晚，深埋在后院矮墙内一棵老槐树下。奇怪的是，埋银时，无人知道。可是时隔不长，一天晚上，睡梦中听见银子对我开口说话：‘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快！’我好生奇怪，虽作生意多年，却也是个读经之人，怎信银子能说起话来？于是便不介意地睡了起来。

“谁知以后的天天夜里，每每都离不开银子对我说话，且一次次地越说越紧。我像无事人一般地依旧睡我的觉，可是有一天深夜，银子对我说：‘对不起，我要走了。’我一轱辘翻身起床：‘你到哪儿去？’银子说：‘我到陕西泾三原两县交界处的那个刘豁村去。倘若你信的话，不妨来刘豁村这家后院的石榴树下挖一下就是了。’我以为这是神话，鬼话，没有相信的必要。可是越想越觉得神怪。一辈子了，还不曾遇到过这么神奇鬼怪的事。不妨试他一回。想到这里，我将梦中之事告知老伴，和老伴提镢走去一挖，天哪！那十瓮银子果然不翼而飞了！”

“杨大爷，您老说这是真的？”曹锋一时惊奇问道。

“老夫我快死的人了，骗你干嘛？”接着说道：“别说整整十瓮银子，就算一串银钱，都是祖上和我老夫一担一担卖酒来的血汗啊！十瓮银子啊！这样白白走了，我不可惜？要不是那夜老夫我眼疾手快抓住一个瓮沿沿，只怕连一个瓮渣子也不曾留下。”说着，杨忠孝老人，伸手从怀中慢慢地取出了那块瓮沿沿。

曹锋听得一时入神，惊奇得头发一时竖了起来。

“银子就这么白白走了，老夫我的心咋能安然？便和老伴商议，决定来泾阳探它个究竟，然后回去顺便看看

富平我那女儿。于是，老夫我翻山越岭，隔河渡水地从山西杏花村，绕道而行，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才一步一步地走进关中来。一日行到泾三原交界处，适逢天黑，便在一家独户人家借宿。主人虽穷，待人却憨厚热情。我问主人贵姓？主人言姓刘，我一听姓刘，便骗他咱们是一家子。不觉这天午夜，主人的妇人闹腾着生了一子，言说他喜逢了我这个贵人，十八年才生得这一子来。但仔细看罢，却见儿子嘴上缺了一片肉，是个‘豁豁’。

“我失了银子，心急不安不快，一夜不曾睡好，自然把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心想，奇怪，人还没出生，银子都跑到你家，天赐的大富大贵啊！还有你说的什么？只是……”

“第二天麻麻亮，主人问我：‘你到此何事？’我说：‘老夫我别无他事，只为寻觅这处神秘的贵地。你得了贵子，又发了大财啊！’主人说：‘适逢您这个贵人来到，虽得了贵子，却是个豁豁，何言其贵？我刘门穷家寒舍，怎说发了大财？’我问主人：‘你家后院可曾有石榴树？’主人一听竖起头发惊案不已：‘有。’我说：‘只要有就是了’。说着，我让他扛起镢头，一同来到院后石榴树下。我俩换着挖来。不一会儿，就挖出一排排盛有白花花银子的老瓮来。说来就是奇怪。九瓮银子都好好的，只有一瓮沿缺个豁豁。主人见此，不由执镢寻找起来。我说：‘不用找了。这瓮沿，在老夫我带来的行囊中。不妨拿来一试。’我匆忙拿出这瓮沿，往这口瓮沿缺处一按，刚好，一毫不差，天衣无缝。恰好是这个瓮口沿上的补丁。主人一见顿时被惊呆了，一时不知所云。是喜是悲，虽说它不定，倒吓得他浑身发起抖来。我怕吓坏了主人，一时心软，便把这其中神秘得出奇的原由，告知主人……”

“小伙子，老夫我上述所见，你看神是不神？奇是不奇？怪是不怪？天下谁竟能遇上这样蹊跷的事？”

“嗯，这事就是神！就是奇！就是怪！后来呢？”曹锋问。

“这后来嘛，主人盛情款待自不必说，还留我多日。言说‘见一面，分一半。’这是关中道千百年来留下的老规矩。我想：‘人的命，天注定。’命里有财终须有，命里无财莫强求。看来这些银子本不属于我。即便拿上一半回去，且不说大乱之中拿它得走。一旦弄出大祸来，老夫我就不得活了。我想到这儿说道：‘道理迎仙客，书堂隐相儒。庭植枫风竹，池养化龙鱼。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这难道不是关中道上的老规矩？如今这人一生中不曾用尽的银子，已不属我这个福薄命浅之人了。老夫我只知感谢关中你这个雄阔豪爽的硬汉便是。再说我老夫家中美酒常流，还愁什么那些身外的钱财？二来老夫我这把年纪，就算真给老夫一半，老夫我即便路再熟，只怕也拿它不回。你是个有福之人，老夫岂敢违抗关中皇天厚土，作孽损人？”

“哪主人无愧关中硬汉一条，豪放、耿直、朴实、憨厚。硬留老夫我住了多日，驱车逛了一回关中道山川平原的风神秀骨。又领着我将天下县泾三原诸多豪门，富室，让老夫我都给看了。一句话，天下这秦地名县泾三原，果真的名副其实啊！”

“那天，我怕家人着急，准备明日上路。那俩口子忙到半夜，给我蒸了两笼蒸馍。第二天，硬给我装了这么一大袋子，说什么非得让我带走不可。无奈，我只好背着它慢慢走去。谁知越背越觉得沉重。老夫我背它不动，半途只好将大半袋子送给路上讨饭的穷苦人家了。”杨忠孝说到这里，“唉”了声，瞬间头一抬，眼一睁问道：

“小伙子，老夫我说了半晌，还不曾知道你小子是哪儿人？”

“我是河南许县当年那个魏武帝曹操的后裔。慌乱中刚从河南逃到仇老前辈家的曹锋。”

“爷！原来你是曹门之后！”杨忠孝老人一时情激，便吐出一口血来。

梅英一时泪落，忙上前擦了起来。

只见杨忠孝挣扎了半晌，说道：“曹锋啊！你我相逢异乡，且都是天下伦落人。我来泾阳，是出于一番好奇，寻觅一回神秘罢了。”接着一只手搭在仇有才肩上说道：“看来，我这个苦命人是不久人世的了。眼下兵荒马乱，我伤势重，归回故里，是不行了。好在我身上还有些银子。老伙计，别见外好不好？咱能活几天？看在曹家相门之后份上，就将这些银子和那半袋子蒸馍，赠于曹门之后。让他带着这几个娃们，去逃他们个活命去吧！怎么样？”

“老伙计，我知道该怎么做。别悲伤好不好？”说着，仇有才伸出袖口，擦了杨忠孝眶内涌出的泪珠。

“这我就放心了。老伙计，我知道你们陕西汉子沉勇、侠义，不爱绕弯子，被尊为‘愣娃’。其实，陕西‘愣娃’、关中硬汉，没有尊错。像那家主人，热情好客，待我甚好。我担心这条憨诚的硬汉后辈，以后再生出个豁豁来咋办？迷信这东西，只怕谁也说它不清。他们也是苦命人啊！不说了，还是让娃们早点逃命的好！不然，一旦风雪停了，你我把老骨头，只怕谁也连累不起曹家相门之后啊！”

杨忠孝说到这儿，又挣扎地对曹锋说道：“知道吗……关中道多半地方……老夫我都跑遍了……什么不知……就说这场大雪，只怕是关中百年不遇的第一次啊……下雪不冷消雪冷。明日领娃们先走泾阳……给娃们买些衣裳穿上……记住……千万别忘了把这块瓮沿沿……交给刘豁村那条好汉……”

杨忠孝老人说到这儿，眼一闭，一股股黑血，就泉涌般地从口中淌了出来……

按照关中“入土为安”的民俗，仇有才领着曹锋趁着雪夜狂风，悲哀伤痛地将这位山西杏花村的酿酒传人，安葬在侯旨村后一道高高的塬坎上。

五

凛冽的西北风卷着鹅毛般的雪片，吹着，下着。整整一夜。风扫雪压的枯树枯枝，在风雪狂袭中，咯吧咯吧地从空中断落下来。黑暗和风雪笼罩着的侯旨头村，万籁静寂。雪花随着透骨的寒风，从仇有才破损不堪，左右透风破房的窟窿或逢间中刮了进来，落在了屋内熟睡着的人们身上。

第二天早晨，曹锋起身推门一看，嗨！好大的雪啊！山川，荒原，树木，房舍，全都被渺茫幽深得令人玄远的风雪笼罩着。沃野广袤的关中道，简直成了雪的世界。曹锋勒紧腰带，推开柴门，向街道走去。地上的积雪，已近膝盖。脚踩上去咯吱咯吱的响；抽出脚来，却好生费劲。抬起头来，却见椿树、榆树、柳树上，已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棍和银条儿；村旁那几棵枝叶繁茂的老柏树上，堆满了沉甸甸，蓬松松的厚厚的雪。一阵风吹来，树枝摇晃，银棍儿和雪块儿簌簌地落下，玉屑似的雪末儿，随风飘扬，映着清晨清冷的光。

风，在呼啸声中凶猛的刮着；雪，在刀刃之风中猛烈地下着。在初进关中的曹锋心里，只是不知风能吹到几时，雪能下到何日。

曹锋一见仇有才老先生没有起床，先给仇有才爷孙睡的炕里捅进少许柴禾，就和梅英清扫起门里门外的积雪来。天哪！不说门外雪的薄厚，院里的雪也有一尺厚的了。曹锋握锹在前边铲推，梅英在后边清扫。虽说院里门外积雪所被清扫的地方不是多么太大，然门外院里这块天地的清扫，早已累得他们浑身冒汗了。

炕一时热得终于使仇有才睡不住了。他一起身，就听见院子里的清扫声。他知道曹锋两口扫雪了，忙穿好衣裳走出门来。一见院里门外清扫一净，他和孙儿几月来所背进门的枯枝蒿杆，也堆放得有序。一时心情愉悦。只见他从腰间抽出烟袋，装好烟。用火镰燃着撕碎得毛茸茸的烂套子，压在烟锅上，吸了一大口。随着一串串袅袅的青烟，仇有才说道：“曹锋啊，我们关中硬汉，素来为人耿直诚义。近水识鱼性，近山知鸟音。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乱世相逢真君子，老将逼至无怨心。饥荒普天下，只恨无米春。院内门外净三分，全抛高才一片心。相识不道心里语，河南必笑陕西人。曹锋，老夫我快要归去了，只是不知怎样地感谢你们两口子的才好！”

曹锋想到昨夜的事，心里难受的说：“仇老前辈，您老待不才恩重如山。留救不才一家，胜造七级浮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才一家荒乱年间拖累了您，您老这般坦诚相待不才，不才我早够得上知足了。仇老前辈身体这般硬朗，为何这般的言过其实？”

“曹锋，老夫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只不过随便讲讲。知道吗？陕西黄土地脉长出一茬一茬的硬汉，愣娃，如同割韭菜一样，一镰一镰长得那么的迅猛，没有几个怕死的。他的硬，就是他所经受的苦难总比别人多；他的冷，就是他在特定时势所背负着的压力总比别人大；这种‘硬’和这种‘冷’结合起来，也往往构成了关中硬汉、愣娃他们能够成功的机会或机遇，总是比别人多。而这一切，恰好是关中这些硬汉、愣娃们生存的原由。历史以来，有识之士，大都这么看的，只不过从未重视过罢了。像司马迁这样被人推荐成大事的人不多。要不是史家有那么‘硬’的骨骼，那么‘冷’的胆魄，能遭那份辱，受那份罪吗？其实，从昨晚安葬杨老先生起，老夫我早已看出你的心事来了。你们嫌弃拖累老夫我是不是？唉！不错，济人须济急时无，渴时一滴如甘露。久住令人贱，频来亲也疏。然像老夫我这样的关中硬汉，宁可人负我，勿要我负人。知道吗？有道人情薄如纸，通晓世故有几人？唉！不说了。曹锋，你俩先做饭去。”

仇有才抽着硬旱烟，没有几步，便走到村头。只见他向四方一望，又自语道：“风吹东南，风雪漫延；风雪慢游，太阳出头。”说着又仰望天空，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风雪的走势。然后放下烟袋，抬起脚跟，将烟锅往鞋底一弹，插进腰带间，走进门来说：“曹锋啊，凭老夫我几十年的经验断，保不准早饭后，风雪都驻了。人生似鸟园林宿，大限来时各自奔。休怪我无情好不好？自古恩深终有别，夫妻义重也分离啊！老夫我能奈何几时？倘若高才不嫌弃我老夫，恩报老夫我。那么，在这样荒乱的求生年头，只求你听昨晚杨老先生谢世前说的话，将我这两个孙儿带上便是了。所剩那一点儿炒面，权且当作老夫我一片心意了怎样？”